

“第三次革命”：从2020年议会选举看中亚民主孤岛的政治困境

王涛

进入2020年下半年，在全球新冠疫情持续肆虐的背景下，后苏联空间再次吸引世人关注。在白俄罗斯，8月9日总统大选结果遭到反对派强烈不满，引发政局动荡，时至今日仍未平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于9月27日再次爆发军事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直至11月10日在俄罗斯调停下，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方签署全面停火协议。吉尔吉斯斯坦（下文简称“吉国”）则在10月4日议会选举后发生了苏联解体以来第三次非正常政权更迭。至于摩尔多瓦总统选举，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Сергей Нарышкин)曾表示，如果伊戈尔·多东(Игорь Додон)在11月1日的总统大选中获胜连任，美国会准备发动“颜色革命”。¹

以上一系列事件表明，苏联解体近30年来，许多原苏联国家未走上最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与外部势力干预不无关系，西方国家常常在后苏联空间制造不稳定因素，以达到遏制俄罗斯的目的或其他地缘政治目的。以吉国为例，“第三次革命”的发生也与外部势力干预有关。²然而，过多关注外部势力干预的弊端是忽略了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现实。作为政治变革或革命的主体，国内政治也许更能解释大型政治事件发生的原因。

本文拟从2020年吉国议会选举切入，深入剖析吉国国内政治局势发展与特点，解读其变化的驱动力，并尝试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苏联解体以来吉国为何发生多次非正常政权更迭？

一、一次无效的选举

10月4日，吉国举行了独立以来第七届议会选举。共44个政党报名参加议会选举，最终16个政党获得参选资格。³在10月4日的选举中，共有4个政党跨过7%的选举门槛进入议会。然而，在初步选举结果公布后，未能进入议会的政党表示强烈不满，认为选举受到人为操控，存在严重的舞弊现象，并表示不承认选举结果。吉国议会选举结果见表1。

表1 吉国第七届议会选举结果

参选政党	得票数	得票率
团结党（Биримдик）	469098	24.48%
我的祖国吉尔吉斯斯坦党（Мекеним Кыргызстан）	452971	23.64%
吉尔吉斯斯坦党（Кыргызстан）	166861	8.71%
统一吉尔吉斯斯坦党（Бутун Кыргызстан）	139736	7.29%
爱国者党（Мекенчил）	132807	6.93%
共和国党（Республика）	111302	5.81%
祖国党（Ата-Мекен）	78165	4.08%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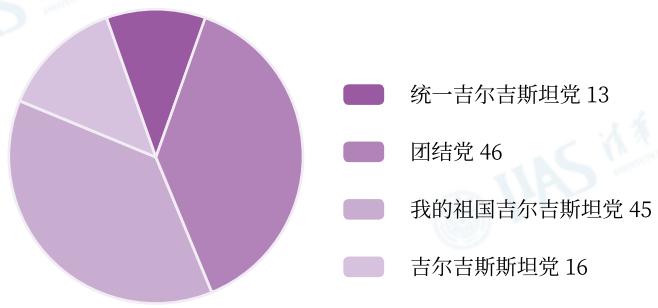
信仰之光党 (Ыйман Нуру)	64715	3.38%
统一党 (Бир Бол)	58389	3.05%
伟大征程党 (Чон казат)	44769	2.34%
扎曼达什党 (Замандаш)	41720	2.18%
社会民主党人党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ы)	41023	2.14%
改革党 (Реформа)	31788	1.66%
祖国统一党 (Мекен Ынтымагы)	12021	0.63%
奥尔多党 (Ордо)	4185	0.22%
阿富汗战争老兵党 (Партия ветеранов-афганцев)	3288	0.17%
反对所有人 (Против всех)	34512	1.80%

数据来源：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与全民公投委员会：<https://www.shailoo.gov.kg/ru/>

根据选举结果，有4个政党成功进入议会：团结党 (Биримдик)、我的祖国吉尔吉斯斯坦党 (Мекеним Кыргызстан)、吉尔吉斯斯坦党 (Кыргызстан)、统一吉尔吉斯斯坦党 (Бутун Кыргызстан)。根据表1得票率，以上4个政党获得议会席位数如下(见图1)：

图1 进入议会政党所获席位

议会席位 (共 120)



数据来源：作者自制

随着议会选举结果的出台，吉国开始了独立以来的“第三次革命”，街头政治再次出现在吉国首都比什凯克。10月5日开始，在第一轮反对派与政府的博弈中，政府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10月6日凌晨，示威人群攻占吉国政府大楼“白宫”。随后释放了前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 (Алмазбек Атамбаев)、前总理萨帕尔·伊萨科夫 (Сапар Исаков) 和詹托罗·萨特巴尔季耶夫 (Жанторо Сатыбалдиев)、前比什凯克市市长阿尔别克·伊布拉莫夫 (Албек Ибраимов)、前总统办公厅主任法里德·尼亚佐夫 (Фарид Ниязов)、前议员拉夫尚·热恩别科夫 (Равшан Жээнбеков) 和萨德尔·扎帕罗夫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等人。⁴ 此后总理库巴特别克·博罗诺夫 (Кубатбек Боронов)、议长达斯坦·朱马别科夫 (Дастан Жумабеков)、政府驻纳伦州、塔拉斯州、伊塞克湖州全权代表及比什凯克市市长阿齐兹·苏拉克马托夫 (Азиз Суракматов) 等多位现政府高官递交辞呈。随着国内局势失控，吉国中央选举和全民公投委员会宣布议会选举结果无效。⁵ 在此背景下，反对派与政府的第一轮博弈从街头对抗走向权力争夺。6日，六个反对派政党（共和国党、祖国党、统一吉尔吉斯斯坦党、统一党、扎曼达什党、社会民主党人党）组建“协调委员会”(Координационный совет)，试图控制国内局势，推举前议员萨德尔·扎帕罗夫担任政府总理。随后议会在紧急会议中通过了关于任命扎帕罗夫为总理的决议。7日，另外一些政党（伟大征程党、奥尔多党、祖国统一党、改革党、信仰之光党）成立“人民协调委员会”(Народный координационный совет)，推举出生于1990年的青年政治人士蒂勒克·托克托加济耶

夫(Тилек Токтогазиев)担任总理，随后将该人选换为前总理奥穆尔别克·巴巴诺夫(Омурбек Бабанов)。

需要注意的是，吉国反对派从来也不是铁板一块，两个“委员会”的成立凸显出对国家权力的激烈争夺。10月9日，双方支持者在街头爆发严重冲突。吉国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Сооронбай Жээнбеков)立即签署实施紧急状态法令，意图控制局势。反对派和政府随即开始了第二轮权力博弈，第二轮博弈的焦点在于扎帕罗夫总理职位的合法性和解除热恩别科夫总统职务问题。在10月10日的议会非例行会议上，扎帕罗夫成功得到大多数议员支持，获得总理候选人资格。他本人也表示在就任总理后，热恩别科夫将辞去总统职务。在议会通过决议的同时，前总统阿坦巴耶夫再次被捕。

第二轮博弈在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德米特里·科扎克(Дмитрий Козак)抵达比什凯克后进入高潮。热恩别科夫将关于任命扎帕罗夫为总理的决议退回议会，指出通过该决议的会议未达法定参会人数。在13日的议会会议中，吉尔吉斯斯坦党主席卡纳特·伊萨耶夫(Канат Исаев)被选为议长。作为本次议会选举中成功进入议会的政党之一，吉尔吉斯斯坦党被视为除团结党和我的祖国吉尔吉斯斯坦党外的第三个亲总统党派。次日，热恩别科夫最终签署法令，确定扎帕罗夫的合法地位。15日，热恩别科夫签署辞职声明，声明称“我不想作为一名导致流血事件和向自己公民开枪的总统被历史留名。”

随着热恩别科夫辞职，吉国第三次革命基本宣告结束。在议长伊萨耶夫拒绝出任临时总统后，大权在握的扎帕罗夫开始担任临时总统，随后开始一系列人事变动，多位曾与他本人共事过的政治人士回到政坛，担任关键职位领导人。

二、错位的“民主”

作为中亚五国中无论形式上还是事实上最为开放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民主之岛”美誉在2005年“郁金香革命”中严重受损。尽管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将吉国作为对中亚政策的重要支点之一，并对其给予大量援助，进而拓展自身在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利益。西方国家的支持让吉国政治精英对民主政治产生盲目的追求。因此，在中亚其余四国不断强化总统权威时，吉国给予反对派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在形式上，吉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而民主化导致两次非正常政权更迭，使吉国社会经济发展倒退多年，国家体制遭到严重破坏。⁶

2010年革命发生后，吉国亟需进行国家制度的重建。以萝扎·奥通巴耶娃(Роза Отунбаева)为首的临时政府制定并颁布了新宪法，将政体从总统制过渡到议会制，试图通过扩大议会的权力来遏制家族政治势力。阿坦巴耶夫在2011年总统选举中获胜上台直至2017年卸任，成为吉国自独立以来第一个经正常更迭而下台的领导人。在阿坦巴耶夫任职期间，吉国于2016年以全民公投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总统权力被进一步压缩，总理和议会权力扩大。从表面来看，议会权力的扩大是国家进一步民主化的特征之一，但结合政治现实则会发现民主制和吉国政治社会间存在严重的错位。

首先，精英的民主追求与利益争夺相互交织。无论是“2010年新宪法”，还是“2016年宪法修正案”，精英对于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追求显而易见。与此同时，精英对于政治权力的争夺依然激烈，因为权力分配的结果直接影响他们自身的利益。在2017年总统选举中，阿坦巴耶夫公开为来自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热恩别科夫站台。热恩别科夫最终击败财力雄厚的巴巴诺夫，成功当选总统。热恩别科夫的胜选似乎预示着阿坦巴耶夫政治影响力的延续，然而，事情走向并非如此。2019年6月，阿坦巴耶夫的前总统地位被废除，他本人8月因贪腐问题被捕，2020年6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2个月。热恩别科夫与阿坦巴耶夫之间的决裂反映了政治精英对国家权力的激烈争夺。在此事件中，吉国议会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总统权力依然强大。

其次，作为利益集团的代表，政党分化阻碍了议会制的发展。作为独立以来较早成立的政党之一，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民主党(СДПК)在2005年和2010年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2010年革命后成为“政权党”。⁷社民党的地位在阿坦巴耶夫执政期间得到强化，在第六届议会选举(2015年)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在“2016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的背景下，该党成为阿坦巴耶夫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源。阿坦巴耶夫在2017年11月卸任总统后，于次年3月再次成为社民党主席。⁸阿坦巴耶夫从政党入手，保持对议会的影响力，进而影响国家权力。这成为他与总统热恩别科夫决裂的原因之一。前总统与现总统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社民党内部发生分裂。这在2020年10月4日的议会选举中得到体现，支持热恩别科夫的团结党和我的祖国吉尔吉斯斯坦党均跨过7%的选举门槛进入议会，并占据了120个席位当中的91个，亲总统的吉尔吉斯斯坦党获得16个席位；而支持阿坦巴耶夫的社会民主党人则没有达到7%，未能进入议会。这也成为最终引爆各政治势力间矛盾的最大导火索。

多党制催生了数量庞大的政党，截至7月7日，在吉国司法部登记的政党共有259个，⁹与吉国人口基数严重不符，这也造成了吉国政党政治的另一特点：政党泛化。政党泛化不利于政党政治的健全和发展，由此可见吉国并未形成稳定且极具权威的议会制。¹⁰

关于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争议一方面反映出吉国政治精英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另一方面反映出精英对权力分配的激烈诉求。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政治成为精英追求权力的工具。政治精英一方面建立各种制度，从形式上向西方式民主靠拢，另一方面为了追求权力采取各种违反民主政治规则的举措（如选举舞弊）。精英的这些举措不但未能促进民主的健康发展，反而罔顾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他们只顾权力争夺，最终导致革命的发生。

三、乱象的根本

由于受到历史地理因素的影响，吉国内南北矛盾由来已久，几乎可以视作观察该国政治的风向标。从历史角度讲，吉尔吉斯族作为历史上传统的游牧民族，保留了部族政治的传统；从地理角度讲，天山横亘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族主要生活在天山南北两侧，这为南北矛盾的存在提供了地缘依据。历史传统和地理阻隔的影响使吉尔吉斯族在保留游牧民族政治传统的同时产生了基于地理因素的南北划分。南北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反映到政治上表现为南北部族间的激烈竞争，这是近代吉国政治的典型特征。

苏联解体后，部族主义披上现代政治的外衣，仍然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中起重要作用。南北方势力代表轮替的隐形“机制”就是典型例证。这反映在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任命上，基本维持南北方势力代表轮替的制度。苏联解体后，这一现象仍然存在并持续至今，如北方（阿卡耶夫）→南方（巴基耶夫）→北方（阿坦巴耶夫）→南方（热恩别科夫）。与此同时，担任总理的人选一般来自与总统不同的一方，以维持政治力量的平衡。吉尔吉斯斯坦南北矛盾的存在使得国内政治不稳成为常态。

热恩别科夫上台后，与其搭档的首任总理伊萨科夫出身北方，第二任总理阿布尔加济耶夫同样出身北方，直至第三任总理博罗诺夫的上台改变了南北方政治力量的平衡。阿布尔加济耶夫因抗疫表现不力被解职后，时任第一副总理的博罗诺夫接任总理。博罗诺夫虽出身南方，但曾在安全部门任职的他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偏向。本次议会选举结束后，反对派示威游行表现强势，暴力攻击政府大楼和安全部门，并于10月6日释放了前政府高官。总理博罗诺夫随即宣布辞职，显然不想过度参与这场政治力量博弈。最终扎帕罗夫在多方政治力量的博弈下担任总理。

扎帕罗夫出身北方，政治生涯始于巴基耶夫时期，反对阿坦巴耶夫。扎帕罗夫因涉嫌2013年试图绑架伊塞克湖州州长于2017年3月被阿坦巴耶夫政府判刑11年零六个月。因此，在革命开始后，他与阿坦巴耶夫虽同出身北方，但有各自的支持阵营。扎帕罗夫被“协调委员会”推举为总理人选。10月9日双方支持者甚至发生激烈冲突。阿坦巴耶夫最终成为此次革命的出局者，扎帕罗夫获得多数议员支持，顺利成为总理。10月10日阿坦巴耶夫再次被捕则被视为扎帕罗夫在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本次议会选举是以热恩别科夫为首的南方部族势力和以阿坦巴耶夫为首的北方部族势力之间的博弈。这两方势力的博弈基本符合吉尔吉斯族部族政治的特征。披上了外衣的部族矛盾作为地区矛盾显现出来，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的典型特征。

结语

本文主要从外部特征（错位的民主化）和内部特征（部族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吉国国内政治。嫁接而来的民主化进程显然并不符合吉国部族政治的现实。这种“错位”成为吉国政治不稳定的前提，再加上政治精英的权力争夺激化了南北部族矛盾，这成为吉国发生三次革命的根本原因。吉国虽得到了“民主之岛”的美誉，但政治体制建设并未取得行之有效的结果。

回到本文核心问题，吉国之所以发生三次非正常政权更迭有其自身原因。首先，政治体制建设不完善，关于实行总统制或议会制的争议始终在吉国存在。临时总统扎帕罗夫指出，实行议会制对吉国来说显得太过超前。¹¹不同时期选择的政治妥协方案（苏联解体后的总统制或颜色革命后的议会制）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在不能促进国家向前发展的条件下，便会遭到部分政治精英的抛弃。目前，扎帕罗夫已宣布参加将在2021年1月10日举行的总统选举，若其正式当选吉国总统，吉国政治

体制有可能发生新的变化。其次，除了政治体制的变换外，吉国相比其他中亚四国的最大劣势在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权威。苏联解体以来，吉国总统的部族轮换机制并未使各部族力量团结起来促进国家发展，总统大权在握时也未能整合各大政治派别，碎片化的部族政治加剧了部族间的权力斗争，最终上升到国家层面，导致政权更迭。

王涛，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地区为中亚。

参考文献

- 1 О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е США в выборы в Молдавии, *Служба внешней развед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 октября 2020), <http://svr.gov.ru/sm/2020/10/o-vmeshatelstve-ssha-v-vybory-v-moldavii-.htm>.
- 2 Глава МИД Киргизии рассказал о причастности к беспорядкам внешних сил, *РИА Новости*, (24 октября 2020), <https://ria.ru/20201024/kirgiziya-1581331715.html>.
- 3 Списо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уведомивших об участии на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ЖК КР. <https://www.shailoo.gov.kg/ru/vybory-oktyabr-2020/partii-i-spiski-kandidatov-v-deputaty-zhk-kr/>;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списки кандидатов в депутаты ЖК КР от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https://www.shailoo.gov.kg/ru/vybory-oktyabr-2020/_spisok-kandidatov-v-deputaty-zhk-kr-zareg-polit-partii/.
- 4 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曾任吉国总统(2011.12-2017.11)，2019年6月被废除前总统地位，2020年6月因腐败罪被判刑11年零两个月。萨帕尔·伊萨科夫曾任吉国总理(2017.8-2018.4)，2018年6月被捕，2019年12月因腐败罪被判刑15年。詹托罗·萨特巴尔季耶夫曾任总理(2012.9-2014.3)，2018年6月因比什凯克热电厂改造资金贪腐问题被捕，2019年12月被判刑7.5年。法里德·尼亚佐夫曾任总统办公厅主任(2017.6-2018.3)，2019年8月因涉嫌在抓捕阿坦巴耶夫期间组织大规模骚乱被捕。拉夫尚·热恩别科夫曾任第五届议会议员(2010-2015)，在抓捕阿坦巴耶夫期间站在阿一方，是其大力支持者，2019年12月被捕。萨德尔·扎帕罗夫曾任议会议员(2005.3-2007.12, 2010.10-2013.6)，因涉嫌2013年6月试图绑架伊塞克湖州州长被起诉，随后逃往国外，2017年3月回国时在吉哈边境被捕，后被判刑11年零六个月。
- 5 ЦИК признала недействительными итоги голосования на выборах,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выборам и проведению референдумов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6 октября 2020), <https://www.shailoo.gov.kg/ru/news/3702/>.
- 6 Жылдыз Урманбетова. Кыргызстан: взгляд на 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Кавказ. 2010. Т. 13. № 3. С. 179.
- 7 政权党与执政党的最大区别在于不掌握国家政权，但为统治者服务，维护统治者的地位。
- 8 Алмазбек Атамбаев избра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СДПК, *Sputnik*, (31 марта 2018), <https://ru.sputnik.kg/politics/20180331/1038437660/almazbek-atambaev-sdpk-sezd.html>. 社民党成立于1993年，作为创始人之一，阿坦巴耶夫起初担任该党协调人，后长期任主席。
- 9 Списо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ных в МЮ КР, (12 октября 2020), https://www.shailoo.gov.kg/media/askar/2020/08/12/0607-1_10_uEvCx1b.pdf.
- 10 Кулалиева Г.Т. Фрагментация систе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в условиях перехода к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Известия ВУЗов Кыргызстана. 2019. № 6. С. 147.
- 11 «Мы слишком рано перешли к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правления». Как менялась позиция Жапарова по выборам в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 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реформе, *Kloop*, (26 октября 2020), <https://kloop.kg/blog/2020/10/26/my-slishkom-rano-pereshli-k-parlamentskoj-sisteme-pravleniya-kak-menyalas-pozitsiya-zhaporova-po-vyboram-v-zhogorku-kenesh-i-konstitutusjonnoj-reforme/>.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1号
中国，北京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205室
电话：+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http://i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段九州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傅聪聪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